

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
台湾联合报历史文学奖

获奖者 陈峻菁

最新力作

梁山伯祝英台



陈峻菁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
台湾联合报历史文学奖

获奖者 陈峻菁 最新力作

梁山伯



祝英台

陈峻菁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梁山伯祝英台 / 陈峻菁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2004.1

ISBN 7-80145-778-1

I. 梁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5249 号

梁山伯祝英台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184197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※

880×1168 1/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字

2003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 ISBN 7-80145-778-1

定价: 20.00 元

自序——重返梁祝的年代

梁祝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，据前人考据，是在东晋时期。笔记小说里写道，身穿新娘礼服的祝英台，在出嫁途中弃舟登岸，拜谒梁山伯墓，并扑入梁墓中而死，消息传到京城建康，以淝水之战出名的名相谢安亲自请旨旌表，为梁祝合葬的坟墓写了“节妇冢”的碑铭，这个俗不可耐的旌号，令梁山伯和祝英台从此在民间故事里长存。

东晋是我熟悉的年代，那里面的风流人物，一点也不比三国英雄们逊色，“为君谈笑靖胡沙”的谢安谢东山，以及谢家子弟们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一桩会稽民间的婚变惨剧，怎么可能上动天听，又获得名相的关注？而那被戏辱嘲笑了的新郎马文才，既然身份是太守之子，自然也是士族子弟，身为士族领袖的谢安，怎能放弃“士庶不婚”的原则，转而去赞美梁祝门不般户不对的深情？要知道，祝英台是北方士族的女儿，而梁山伯却是江南土著的儿子。在极力强调士庶之分的魏晋，他们之间无疑



存在天堑。《晋书》曾记载过一个故事，魏晋以来，士庶不通婚，统一了三国的晋武帝，曾打算将自己的女儿繁昌公主嫁给大臣卫瓘的第四子卫宣，不料卫瓘坚决反对，上表辞婚，认为自己家的祖先是汉代名臣，而武帝司马炎家的祖先先世不够高贵，是士族中的后起暴发户，不配与自己家通婚。——皇帝都能受到士族领袖的冷遇，别人可想而知。

在这样的年代里，梁祝的故事，无疑有着惊心动魄的惨烈意味，我相信，正是梁祝二人绝望的奋争，结束了那样一个过于讲求门第的年代，结束了中国的贵族史，其后的隋唐，才会正式出现科举取士、士庶通婚。常有人将梁祝的故事和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相提并论，事实上那是不同的，梁祝的抗争，是向整个时代的愤怒挑战，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殉情而死，不过是化解了两家名门之间的世仇，此外，祝英台是个相当出色的女人，远非殉情时年仅十四岁、除了刚刚长成的美貌外一无所有的幼稚的朱丽叶可比。骄人的容颜、明慧的心性、出众的才情、对感情的大胆征逐、对情人的忠贞守候以及殉情时的沉着坚毅……从来没有一个女人，能像祝英台那样，将死亡变成一场盛宴，变成一种化蝶的迷幻，殉情是古典小说里永恒的主题，而再没有别的殉情故事能与梁祝相提并论，因为，世上没有第二个祝英台。

在这本以东晋历史为真实背景的《梁祝》中，我插入自己喜欢的那些东晋人物，如郗超、桓温、王猛、谢安。

但这种穿插和引申并非绝对的空穴来风和虚拟，如郗超，他是个才智不亚于三国周瑜的青年才俊，才貌风度，都是一时之彦。在讲求门第的东晋，郗家的门第算得上贵极人臣，然而，身为世子，郗超直至四十二岁病死，终生未婚，在习惯于早婚的东晋，这种情形极之罕见。郗超是桓温最得用最宠信的谋臣，权势炙手可热，连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位相爷要见他，都得在门前晒上半天太阳，但这位手眼通天的人物，终生耽于佛学，研究得颇为精深——他是般若学最大门派“即色派”的领袖，郗超为了复兴自己家的门第，舍公侯名器不要，投身到权臣桓温麾下，当了个名分不高的参军，并极力帮助桓温篡夺皇权，在当时是令人不能理解的，桓温死后，郗超忠于旧主，弃官不做，隐居会稽，谢安给他去信，他也置之不理……郗超的人生，真是一个谜，他的种种行径，令后人造出了“苦心孤诣”这个词，如此优秀男儿，我让他成为祝英台的表兄，以故事发生的时间、士族通婚的习惯和士族南迁后聚居的地理位置来看，这种亲戚关系绝非完全没有可能。——以此为据，谢家子弟、前秦王孙们一个个陆续出场，他们让梁祝的故事变得丰满和完整。

也许，这本书让读者们最不能接受的是，马文才也不是戏文里的反面形象，他年轻、有心胸、有着名将的前程。事实上，我不认为他会阻挡梁祝的婚事，造成梁祝悲剧的，是那个强硬的门阀时代，而不是马文才……又有谁想过，祝英

❖

台死后，奇闻轰传天下，被新娘冷酷抛弃的马文才会有怎样的人生？如果他不爱祝英台，他会再娶一个远远比不上祝英台的新娘，只要人家不在乎他“以势逼亲”的名声；如果他爱祝英台，他会无法面对被拒绝被厌弃的事实；无论是哪一种，他都必须负重前行，既然，谢安已经以朝廷之名旌表过梁祝以死成就的婚姻。

我让他到灵隐寺出家了。

且借蝴蝶之翼，让我们重返梁祝的年代，在东晋偏安的繁华和战争里，去阅读两颗年轻的心灵罢，看看他们怎样在一千多年前的杭州相遇了，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初恋……

梁祝读过书的万松书院，不久前刚刚在杭州凤凰山上修复完毕，气派俨然，规模壮观。梁祝的故事，直到如今仍然到处演绎。而今天西湖上的雨，与一千多年前梁祝相遇的那天，会不会是同样的迷离？

目 录

第一章 初识	/ 1
第二章 门第	/ 35
第三章 萌情	/ 71
第四章 重逢	/ 106
第五章 信物	/ 140
第六章 许婚	/ 176
第七章 伤逝	/ 210
第八章 相随	/ 243
附录 梁祝故事探源	/ 275



第一章 初 识

1

东晋太和三年（公元368年）的早春，天气骤然回冷，细雨中夹着雪片，绵绵落下，寒风针砭入骨，路上难得见到几个行人。上虞县的白马湖上，偏偏有一只油绿色的画舫，冒风驶入湖中。

船头静静立着三个人，他们头戴青竹笠，站在积着薄雪的甲板上，似乎正饶有兴致地赏看湖景。

站在最前面的，是位青衣老者，在船头负手而立，那老者年纪在六旬开外，身材高大魁梧，宽脸阔颐，神情不怒自威。他旁边是位身材瘦削的中年美妇，披着一袭深红色羽纱面的大氅，依着舷边涂朱的画栏，身形婀娜柔弱。

两人之间，是一个穿着浅紫色衣裳的少女。这女孩儿肤色白晰，五官秀丽，身形修长动人，神色十分稚气，她攀着父母的肩头，不时咕咕呱呱地说笑。那青衣老者却始终一言不发，目光投向天际，眉间隐隐有一种忧愁之色。

湖上雨雪迷蒙，几只鸥鸟横翼飞过，越增了寂静。



这白马湖边三面环山，西侧山脚下，有几只小船咿咿哑哑，向他们的大船边驶来。这些小船正是越中最常见的乌篷船，往来如梭，黑色低矮的乌篷顶上，微微积了几簇白雪，益发显得景色静美。

“爹，这景致好美！”那少女隔了碎如粉末的寒雨，凝眺岸边，只见几百棵柳树刚刚萌绿，却又挂了点雪色，白中透绿，树影倒映水中，宛若刻画，不禁连声赞叹。

那老者本来沉浸在深沉的思绪中，忽听了女儿的说话，回过神来，道：“这景致算得了什么？小巧而已。我小的时候在洛阳，随着你祖父和伯父们同去北邙山的梨花谷打猎，春雪暴起，刹那间，分不清谷中开放的是梨花还是大雪……几十里山路，上下一白，你祖父和马修高他们四兄弟立于悬崖之上，冲风冒雪，引弓而歌，我与几个小伙伴在山洞中炙烤鹿肉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兴致忽减，长叹一声，背对那少女，低声吟道：“俯入穹谷底，仰陟高山盘。凝冰结重涧，积雪被长峦……那派北国风光，奇丽绝伦，远胜江南，你哪里能够明白？唉，五十多年前的情境宛在目前，斯景何在？豪杰何在？令人气结！翩翩飞蓬征，怆怆游子怀。故乡不可见，长望始此回！”

身著浅紫衣衫的少女朝着他的背影，扮了个鬼脸，学着老者的声音，低低说道：“你哪里能够明白？哼，洛阳若是当真比这里好，那皇帝陛下和宰相亲王们，怎么一个个死活要赖在江南，不肯再回去？”

她说的是九年前发生的事情。大司马桓温在攻克北方的洛阳后，上表奏请晋穆帝司马聃和王公大臣们迁都北上，司马聃和亲王、士族却总是推三阻四，说什么洛阳城已被

胡人占据了几十年，腌臢不堪，不配再当帝都了。

青衣老者双眉一颤，脸色微怒，正要发话，却见西边的一只乌篷船已悄悄驶近舷下。

乌篷船头堆着几个半旧的竹篓，两个汉子从舱中弯腰出来，他们身穿半旧布衣，双足精赤，头上的斗笠沿低低地压住了眉际，两张脸都在暗影里，看不清面貌。这两个渔夫装束的汉子，只管向上陪笑问道：“老爷，小人是趁开凌捕鱼的船户，今几个捕到几条好大的青鱼，老爷要做鲜辣鱼汤么？”

青衣老者见他舱里果有几条肥大的青鱼弹动，刚要开口答应，忽见不远处的几只乌篷船同时加力划快，刹那间便逼近画船两侧，心知有异，转身正待奔入船舱取剑。却听得东首那汉子低笑一声，长声唢哨，随着尖利的唢哨声，各船的乌篷下同时钻出几个身材健壮的汉子，二十几条人影像大鸟一样飞身跃上甲板。

这些人来得好快，青衣老者刚刚托剑而出，却见两名神色狞恶的水盗已拔出雪亮的腰刀，架在那中年美妇的雪白脖颈上，划过一道血痕。

那老者投鼠忌器，正犹豫中，只见那为首的水盗大步走近，将压在眉际的青色竹笠微微上掀，露出一张颇为斯文白晰的脸庞，瘦脸上一只长长的鹰钩鼻，眼泡微鼓，目光锐利。

“窠一彪！”见这中年人竟是同住渔浦镇的街坊，青衣老者不禁大惊。

窠家虽非衣冠盛族，但他们家中豪富，子弟们大多读过书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。这窠一彪平时与青衣老者常

有往来，算得上半个朋友。

事出意外，青衣老者心中电转，猜不透这个相识二十多年的邻居，为何会率着群盗攻上自己的船。

船上的十来名水手、仆人瞬时被制，船尾处，四条大汉正持刀追逐那浅紫衣裳的少女，那少女显然不敌，回身飞起一腿，踢在一个大汉的胸前，翻身往舷下跳去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水花灭尽，紫衣少女转眼便失去踪影。

“这丫头的性子好烈，只可惜了那份雪肤花貌。”那几个水盗同时俯身，看了看漂着冰凌的水面，他们都是惯走江湖的水盗，知道湖西山边的水流甚急，水性不好的人，往往在这里丧了性命，不免觉得可惜。

与此同时，那窦一彪在船头摘下斗笠，大笑一声，忽然冷下脸来，向青衣老者道：“祝侯爷，我问你，你认识我已经二十多年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做什么营生的？”

这窦家乡下既无田产，家中亦非名门贵族，青衣老者祝公远从前也曾生过疑心：窦家不田不猎，何以那等富有？但后来见窦一彪每年都要带着十几个年轻子弟出几趟远门，次次回来都带着几个马车的金银箱笼，说是窦家在荆州、建康、江陵等地开有联号的典当行，年年要亲自跑几次收取利钱，这才释疑。今天竟听窦一彪这么发问，祝公远暗想，你与我比邻而居二十来年，今天才陡然露出真面目，难怪我看你每年收取的“利钱”成色多少不一，还常常拿着不少金银器去置换田庄，想来你定是个江洋大盗，每年出外做起大案，然后回到这偏僻的渔浦镇上，冒充安份良民。他暗恨自己平时过于相信别人，竟至不察，扭脸不肯回答窦一彪。

窦一彪却也不以为忤，将斗笠摘到手中，露出满头乱发，淡淡笑道：“实话告诉你，祝侯爷，我们窦家自打西晋八王之乱起，已经六世劫江为盗，一直就在钱塘江、曹娥江上做这行‘板刀面’买卖，勉强维持家计。我窦家的‘钱塘帮’水贼，本来有条祖训，绝不在居家三十里内的地方动手，是以你祝家那样排场，我窦一彪也没正眼看过。今儿个头一遭坏了规矩，非出窦某本心，还望祝侯爷见谅。”

他说着话，下巴微扬，暗暗示意，那群手下登时将祝公远和祝夫人都逼入舱中。

时近暮晚，湖上渐渐变暗，窦一彪的手下在画舫前后点亮了灯笼，只见船头的红纱灯笼上，一只写着“燕南侯府”，另一只写着硕大的“祝”字，船尾的一挂灯笼上，竟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御笔：“忠烈可风”。

水盗们将这画船迅速驶到位于湖心的羊山岛畔，不片刻，只听一处岛湾里响起脚步，七八个布衣大汉急急走出，沿舷梯爬了上来。

“得手了么？”被簇拥在最前面的，是一个黑衣老者，这人面容俊雅、双鬓花白，虽然衣着简朴，却仍显出一派宰辅之风，俨然是位当朝大宦，他见窦一彪正按刀守在舱外，微微皱了皱眉，低声问道。

窦一彪恭敬地点了点头，侧身掀起帘子，让那老者走进去。跟从老者的几个大汉，剽悍异常，一个个深眼黄发，都是典型的氏族人和西戎人面貌。只有走在黑衣老者身边的一个布衣中年人，却是汉人面孔。

黑衣老者独自走了进去，见祝公远双手双腿被捆得结

结实实，坐在舱窗前，满面怒容，不禁好笑。他心中暗道，我从长安城冒险南下，四次上门投帖，诚心诚意要和失散五十多年的你相见，叙一叙盟兄弟之情，不想你这厮无情无义，次次都请我吃你祝家最拿手的闭门羹，吃得老兄弟我从头冷到脚。今天若不是花重金买动了水贼，你这个偏头偏脑的老东西，又怎么会落到我手里？

黑衣老者也不急着解开祝公远的捆绑，只挨着他身边徐徐坐下，正眼也不瞧他，长叹道：“姓祝的，当年在洛阳城头拜别时，你对我说过的话，还记得么？”

祝公远与这个当年在洛阳白马寺里结拜的盟兄弟，一别五十多年，未再见面。当年相别时，两人还只是八九岁的儿童，现在却都垂垂老矣，互相哪里还认得出来？但从黑衣老者的这张俊朗面容和狡黠十足的神气里，祝公远还是立刻就识出了当年那机诈百出的小盟弟，一时间，想起盟弟李威几十年来在南北朝的所作所为，他不禁怒形于色，大声“呸”道：“你为胡人做鹰犬走狗，我们早就不是好兄弟了！”

黑衣老者并不着恼，伸手弹去衣角上的一粒灰尘，幽幽地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我的沉浮，想必你都知道……唉，五十多年了，梦中，我常想起，当年祝李两家在青泥巷对门而居，咱们四个异姓兄弟，早晨练剑，夜里读书，休沐日里，跟着爹爹们出北门打猎，那种宁静悠然的岁月，不料都已凋零成尘……”他目光投向远处，似乎心事重重，过得片刻，又叹道：“大哥，你放心，我这次来，没有别的用意，只想和你在这白马湖上静静喝一杯茶，忆一忆儿时旧事。”

祝公远连连冷笑，大声嘲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仆射公，没想到你花重金买通会稽郡的水贼，趁雪劫船，竟只是为了请我喝茶！”

李威一言不发，拔出腰刀，割断祝公远手脚上的绳子，掷刀在地，向外唤道：“王兄弟，你进来。”

门外那个穿着半旧布袍的汉人，应声掀帘而入。这人身材高大，祝公远一眼见了，便凛然起了种敬畏感。只见他相貌英俊儒雅，骨格粗大，骈手骈足，似乎年轻时做过不少粗重活计，但神情肃穆、气度森严，竟隐隐有一种王者之风。

那人见了祝公远，一揖至地，庄容说道：“祝大哥，在下姓王名猛，是大秦国人氏，与李仆射是忘年的结拜兄弟。当初，我与李兄结拜时，李兄便已对我提起你们五十多年前的旧盟，是以在我心中，早当你是我大哥。”

“王猛？”祝公远一怔，惊问道，“就是当年在桓温的十万大军前扞虱而谈、名震关中的那个布衣书生王猛王景略？”

“不才正是。”

“哦……”祝公远不禁沉吟了。

王猛是秦国的中书令、京兆尹，深受秦帝苻坚信用，在前秦乃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高官。李威则官居秦国的左仆射。中书令和左仆射同为宰相之职，他们两人都是秦国的执政大臣，竟然敢冒冒失失，同来江南，所图为何？

祝公远心知，李威现在已是秦国苻太后的人幕之宾，秦帝苻坚在夺得帝位的道路上，也得到过他的大力帮助，因此视李威为生身父亲。苻坚为了讨母亲欢心，竟当着众



臣之面，称李威为“父亲”，而王猛因为几次受李威救命之恩，才甘心与他结为兄弟，以这两人的身份、地位，同时出现在他祝公远的船上，可以想象，这二人绝非是为了叙什么兄弟之情，才找上他祝公远。

眼望着面前两个口口声声称自己为“兄长”的敌国大臣，祝公远不禁生出一种可怕的怀疑：是否，他们是为了那件事物而来？

2

羊山岛上只有一座小小渔村，十分寂静，夜色已黑，春雪渐渐转成细碎的冰雹，打在画船顶上，嘭嘭作响。群盗都躲在后舱里，一边烤火，一边喝酒赌钱，只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水盗，在尾舱的炉边独自烧茶水。

那水盗只得十六七岁，本来是今年刚入伙的小喽罗，年轻资浅，自是无法去后舱与那些积年走水面作案的大盗们一起喝酒作乐。

他心中又是羡慕，又是气恼，喃喃地道：“他妈的，放着这么多祝府的家奴不用，倒叫老子来烧茶水给几个胡狗喝……哼，说起来，这窝头领甚是不应该，咱们虽是江盗，但到底也是汉人，每年在江上劫客商的船，作几起大案，大家发财，也就罢了，怎么竟收起胡狗的钱，为胡狗卖起命来？虽说这一次的油水不少，但老子想起来，心甚不安，老子的爹爹，就是死在胡狗手上……”

他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弯腰去拎水，忽觉头顶被人重

重一击，登时晕绝，耳边犹听得有人低声嘀咕道：“不看你这小贼还有两分良心，一刀杀了你！”

祝公远和李威、王猛所在的前舱门外，只有两名秦国军官把守。

那两位军官守了半夜，深觉疲倦，呵欠连天，强打精神，只听得舱房里面言语不绝，那李威时而痛哭流涕，时而慷慨激昂，祝公远一会儿破口大骂，一会儿长吁短叹，也不知他们谈些什么。

舱内蜡烛已残，纸窗户映着雪色，格外明亮。

半残的蜡烛边，李威犹在恳切地劝说祝公远：“为了这张图，你们祝家三代人，在乡下隐居五十多年……五十年啊！兄长，你八岁时，豫州刺史祖逖就一眼看出你器宇不凡，称你‘其器深广、难测度也’，将来一定是国家柱石，而现在，兄长已经发如霜雪、皱纹满面，天下又有几人闻知你的姓名？知道你终身不肯出仕，是为了恪守祖父的遗命？”李威的声音里，有一种真切的痛惜感，令祝公远心下一动。

祝家祖传的剑术，从前在洛阳城被人称为“神品”。祝公远深得家传剑术的神韵，却因为祖父严命，一直不能出去作官，更不能带兵打仗，实为他生平的第一大憾事。

“兄长本是个天生的名将，这一生，却都无法纵马沙场……一腔热血，徒然老去。令父一身武功，三十岁就因夜袭匈奴行宫被砍断双腿，死于非命。”李威声调低沉抑郁，令祝公远更加心潮起伏，“每年，我都会派人到洛阳去祭祀祝、李、马、谢四大侍卫的祖墓，每次都心生感慨。兄长，如此乱世，将相们打来打去，个个都想当皇帝，谁肯真心